

立足本土文化这一坐标，蔡志松的这一看似保守的选择，实际上是极为明智的和深思熟虑的。”

蔡志松说，自己《故国》作品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是得益于此前一位老师的教诲。“那位老师要求我们在画画时绝对不能换纸，你可以不断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但是不能把纸撕掉。这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做事要坚持。人们总说，我今天没情绪做这个，没情绪做那个，但是，与所谓的灵感相比，你的控制力和意志力才是最重要的。这是让我特别受益的东西。”

在创作《故国》的过程中，他真的曾出现过把做了一半的作品扔到一边的情况，但是，终究还是又把未完成的作品捡起来，继续做下去，直到它完全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就在2000年前后，一个德国画商看中了他的一件作品，十分满意，开出了一个对蔡志松来说几乎是天价的价格要购买。“天价到什么程度呢？和当代画家中几大天王的价格差不多。”蔡志松只是看了那位德国画商一眼，只丢下一句话：“我的作品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今日回想起来，一切仿佛如昨天。“其实，我那时特别穷，但是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劲儿，也称不上是傲骨，就是跟他拧上了。”

——也幸亏没有卖，正是这件送到法国秋季沙龙的作品，让他获得了2000年度的“泰勒大奖”，一跃而成为国际著名雕塑家，也成为中国雕塑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诗言志，文以载道。任何艺术创作都是体现了艺术家的思考力和灵魂，而非仅仅是展现材质或者技法，或者像泰勒基金会主席在蔡志松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举行的

《再回历史》蔡志松个展上所说的那样：“他的作品开启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感受更醒，砥砺心灵。”

蔡志松背后的作品，正是他的《玫瑰》系列中的雕塑，深灰色的玫瑰，体现的都是他对爱情的感悟。纤细的单枝玫瑰，硕大的铅质玫瑰，都是深沉的灰色调性。“铅本身既绚丽又沉静；既柔软又沉重；既可塑又容易损毁，化学性质稳定，但是具有毒性，材料自身的种种矛盾，符合爱情的特性。”

一度，唯西方艺术马首是瞻，曾是艺术圈和学术界的“怪现象”。“西方艺术的发展与成熟，有它的文化语境与背景，而当代艺术，尤其是观念艺术，是应该反映思想的，如果只是一味照搬过来，并不符合我们的文化语境。为了先锋而先锋，只是表象的。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自己鲜活的艺术感受，创作的养分无处不在，错过了这些，会很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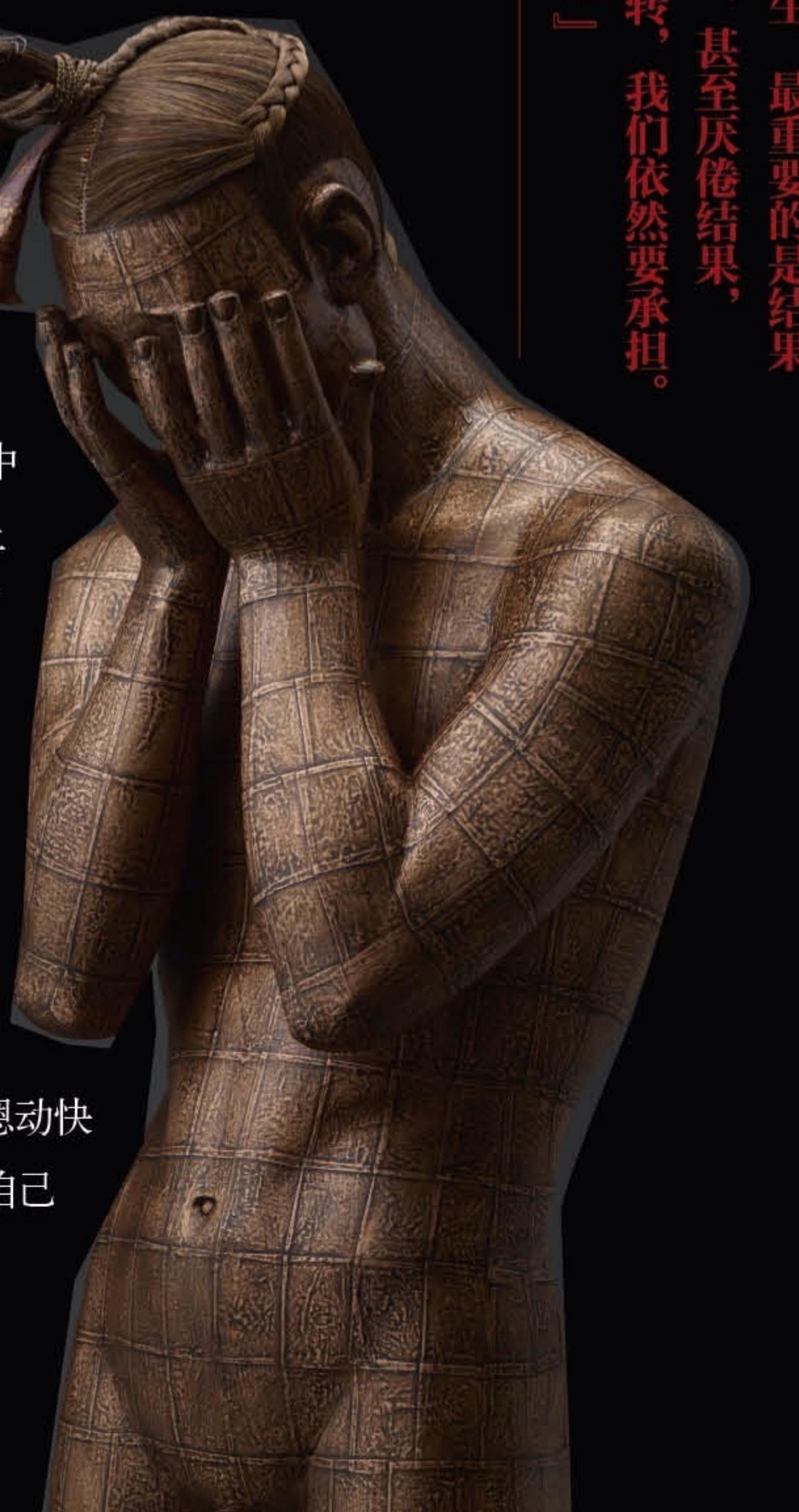
人生如“浮云”

工作室外的院子里，是蔡志松《浮云》的两件大体积雕塑作品。该作品系列共计5件，参加过2012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其中的一件曾经在北京保利春拍上拍出了690万元的高价，打破了中国雕塑拍卖的纪录。以坚硬的钢去反衬云朵的柔软，这是蔡志松结合当代文化语境的思考。

“创作《浮云》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了，”采访间隙，在摄影师“咔嚓、咔嚓”摁动快门的声音里，蔡志松不忘调侃自己



『人们普遍认为，生命是一个过程，既然只是过程，就只注重过程，而忽视了结果。其实，人生，最重要的是结果，正是因为我不重视结果，才会躲避结果，甚至厌倦结果，但是，结果是一定会产生的，反复轮回旋转，我们依然要承担。所以，生命的意义更在于结果，而非过程。』



的年龄，尽管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就像孔子说的，男人四十不惑，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以前觉得自己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则越来越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我们都只是生命链条的一环。”

“《浮云》表现人生的聚散无常，任何事物都是因缘聚集，组合而成，但是许多人不这么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因果关系的，是无常变化的。”话题似乎回到出发点。“聚集在一起的东西，随时可以消散。”

“人们普遍认为，生命是一个过程，既然只是过程，就只注重过程，而忽视了结果。其实，人生，最重要的是结果，正是因为我不重视结果，才会躲避结果，甚至厌倦结果，但是，结果是一定会产生的，反复轮回旋转，我们依然要承担。所以，生命的意义更在于结果，而非过程。”

对蔡志松而言，一切的经历也都是浮云。他在美院读书，留校任教十余年后，还是辞掉了教师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一个人不能什么都想要，能做好一样就真的不错了。打个比方，如果把人比作是一根针，如果这根针有两个尖儿的话，那么，它磨得再锋利，也派不上用场。人也只能有一个尖儿。”

困惑也如浮云，不同的时期会浮现出来。所谓的“四十不惑”，也都只是相对而言。不同的年龄段，“惑”的形式也不一样。

类似于“四十不惑”之类的论调困扰了太多人，基于此，他也反对读太多的书。甚至曾经专门撰文，强调“知识无用论”，“人不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知识中去，当你白发皓首之时，仍有很多困惑，内心仍会有很多煎熬，这都是知识无法解决的”。

同样，他也反对“方法论”，在他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是不存在的，过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只会伤人伤己。

“只有不断提高能力，才是最根本的。”蔡志松如是强调。

他的观点不同于大多数人，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甚至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至少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当代艺术家的形象。

提及中国当代艺术家，似乎总是和光头、烟不离手、不讲究衣着等联系在一起，但是蔡志松完全不同，他发型讲究、注重仪表，镜头中，他俊逸的外形、不凡的气质，像极了时尚界的精英人士。与之相吻合的艺术人物，或者是写下《金阁寺》和《假面的告白》等畅销作品的日本文学大师三岛由纪夫，或者是法国不朽的艺术家让·科克托，一样地才华横溢，讲求完美，注重品质，是艺术界和时尚界的宠儿。

采访结束时，向他问起有媒体报道他“每天做200个俯卧撑”的传闻，蔡志松不置可否地一笑，“实际上是每天三百多个，大约要花50分钟的时间”，对运动的热爱，让他看起来似乎永远神采奕奕。

“人类的历史在我看来就是无数个生命体不断挣扎而构成的一幅悲喜交集的长卷。我从没听说过不死的树，也从未听说过不死的人，但在他们相对短暂的生命中，都不得不忍受着不同程度的、相对漫长的痛苦，也许就是为了换取那些泡沫般即灭的笑容。因为人的本性从未因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而改变。”

他其实眼光清明，头脑冷静，那关于他时尚化的一切，都是表象。与外表相比，他的思想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深刻。

